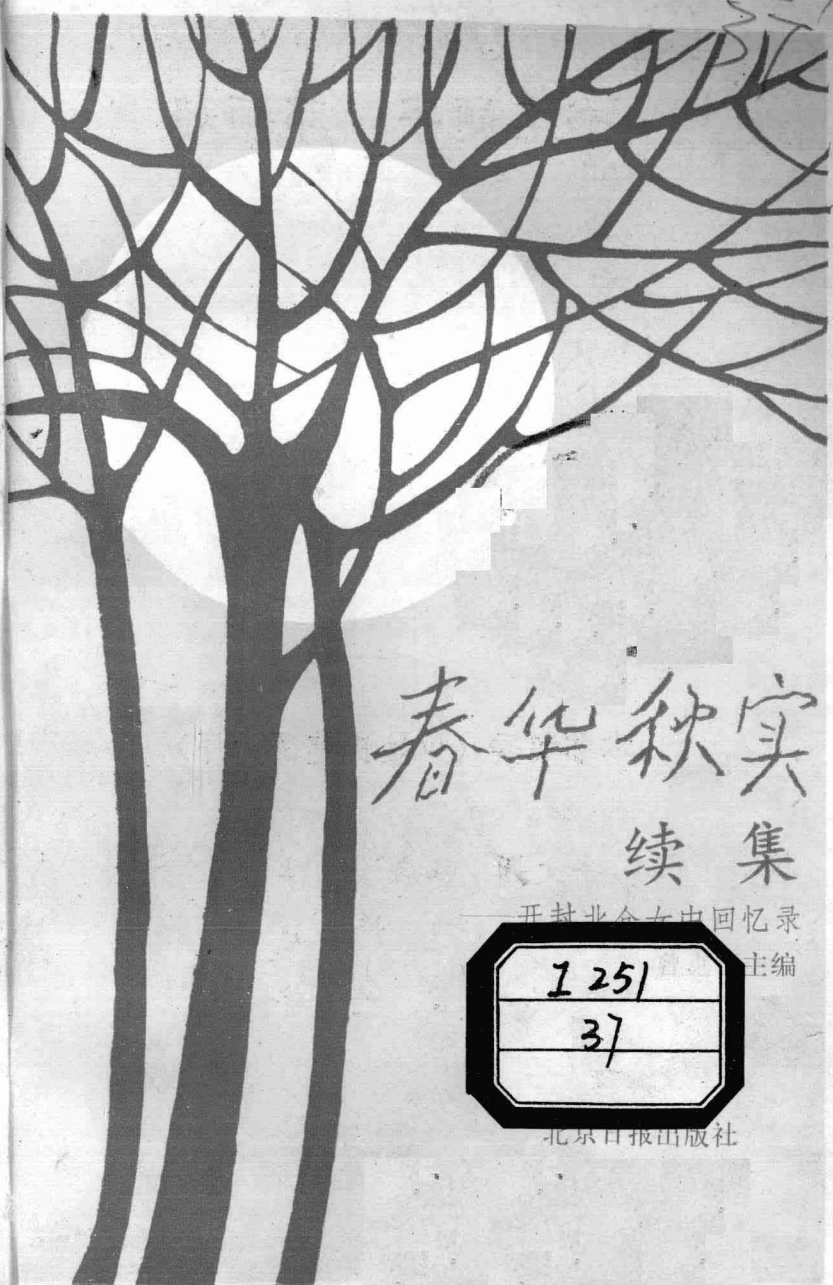


# 春华秋实

续集

曾克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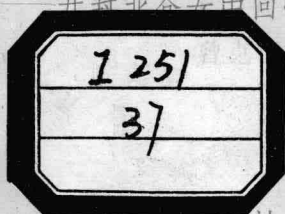


# 春华秋实

## 续集

——开封北金女中回忆录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春华秋实（续集）**

曾克 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34号）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875印张 315千字

1989年10月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02-291-7/I·40 定价：4.20元

## 《春华秋实》序

林默涵

解放前，我没有到过开封，却知道开封有一个北仓女中；因为我在延安时认识了好些同志，曾是北仓女中的学生。

北仓女中是一所私立学校，创办和主持校政的，是一些比较开明和正直的人士。正因此，它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干预就少些。它陆续地聘请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去任教。其中有曾次亮、谢瑞阶、罗绳武诸先生和楚图南、冯素陶、柯仲平老同志。这些教师不但教给学生新的思想、新的知识，而且采取启发、诱导的方式，点燃了她们心灵的火花，让她们自己去思索问题，寻求解答。教师们还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并且重视体育，使她们的心身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这样，就使这所学校成了学生们所称颂的“小小的天堂”。在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黑暗统治下，这是极难得的。

学校的好坏，主要决定于老师。但在旧社会，要当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传播真理的老师，是很不容易的。有多少正直的老师为此而丢掉饭碗，甚至牺牲性命。北仓的进步教师们也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外来的压力，多半呆不长久。虽然如此，教师们的庄严的工作，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最明显的是，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一个班共四十三名学生，就有四十人奔赴抗日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或当地的爱国组织。其他班的情况可以想

见。她们中间，许多人成了革命队伍中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壮烈牺牲。饮水思源，她们永远忘不了母校和老师们给与她们的教育和引导，这就不难理解了。

跟她们相比，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然而回想起来，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也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初中时期的地理老师，我最怕考地理，因为总是记不住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名称和物产等等。有一次考试，我答不出试题，灵机一动，却写了一篇文章，发了一通外国人如何侵占我国领土、强迫我们接受“五口通商”等等的议论，没有想到，这个文不对题的答卷，老师却给我打了满分。另一位是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他是只教古文的老举人，一次作文出的题目叫“说冷”，我写了一篇，大意是：穷人富人对寒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衣不蔽体的穷人，啼饥号寒，可能冻死街头，而美衣玉食的富家子，则可以“踏雪寻梅”、“围炉赏月”……。没有想到，这么一篇东西，老师也给我打了一百分，还要我在课堂上读了一遍。我忘记不了这两位老师，并不是因为他们给了我高分数，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豁达爱护学生中那怕是极幼稚的点滴新意，这种精神令人起敬。这就完全可以理解北仓的学生们为什么那样深挚地怀念她们可尊敬的老师了。

解放后，我去过一趟开封，特地去看了北仓，才知道北仓女中校址原来是一座装粮食的仓库改的。这倒很有意思，因为北仓女中培育和储存了大量革命的种子，她们散布到祖国四方，开花结实，对革命有极大的贡献。因此，这个纪念文集取名《春华秋实》，是很恰当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 目 录

|                                  |                    |
|----------------------------------|--------------------|
| 梅溪轶事——忆张中孚先生·····                | 张松涛遗稿 ( 1 )        |
| 魏烈丞校长生平·····                     | 陈洪远 ( 12 )         |
| 我的母亲在北仓女中·····                   | 张德宝 ( 23 )         |
| 最早的播火者曹靖华·····                   | 编 者 ( 27 )         |
| 关于曹靖华同志在北仓女中任教情况<br>·····        | 尚佩秋口述 曹苏玲整理 ( 28 ) |
| 曹靖华同志生平·····                     | 北大提供 ( 30 )        |
| 回忆我的父亲马戡武·····                   | 马黎元 ( 35 )         |
| 忆我的父亲全松亭老师·····                  | 全允栩 ( 46 )         |
| 曾次亮的一生·····                      | 曾 克 曾 兰 ( 52 )     |
| 我的老师谢瑞阶先生·····                   | 董云霞 ( 74 )         |
| 谢瑞阶生平略记·····                     | 谢齐园 ( 82 )         |
| 楚图南同志简史·····                     | 民盟提供 ( 86 )        |
| 红心似火霜雪重——柯仲平的一生·····             | 王 琳 ( 88 )         |
| 冯素陶同志的生活道路·····                  | 陈端仪 ( 110 )        |
| 大小丁先生·····                       | 云 父 ( 126 )        |
| 辛勤育苗 孜孜以求<br>——怀念鲁鸿瑾老师的办学精神····· | 赵 烽 陆冬年等 ( 129 )   |
| 邓颖超三评王华冰·····                    | 田振励 ( 136 )        |
| 余热之光·····                        | 王心太 孟宪明 ( 140 )    |

## 严师和“慈母”

——记“北仓女中”镇平分校校长崔明先生……曾庆梅（166）

我之求学与当教师……谢瑞阶口述 谢齐园整理（173）

我的经历……罗绳武口述 罗达整理（179）

五十年前的一封信……楚图南（210）

“北仓女中”“四·一二”读书会成立经过……杨一表（216）

“北仓女中”镇平分校成立的前前后后……崔明 余泽萍（220）

对老战友的怀念……蔡畅（227）

长征途中的危拱之……宋任穷（229）

曾克小传……摘自《现代作家传略》（231）

忆赵新同志……曾兰（242）

姐姐同志——忆李沅……曾克（257）

从幻想到现实……王麦（265）

难忘啊，永远难忘……高维进（272）

向母校汇报……高维进（278）

风华正茂——记林枫同志的一段往事……李琦（282）

战胜绒癌的人——记省中医学院附院妇科副主任高耀洁

……早旭 杜可励（291）

珍贵的纪念……杜启远（294）

忆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北仓女中……林枫（298）

一幅油画……田苑（304）

“北仓女中”对我的启迪……岳慎（311）

“北仓”生活琐记……冯钟云（318）

难忘的革命友情……郭一宁（322）

|                        |                  |
|------------------------|------------------|
| “北仓”琐忆·····            | 宋静初 ( 325 )      |
| 走向革命的起点·····           | 张建之 ( 329 )      |
| 怀念母校·····              | 张兰英 ( 335 )      |
| 难以忘怀的“北仓女中”·····       | 罗 达 ( 340 )      |
| 悼杨蔚同志·····             | 中央戏剧学院供稿 ( 368 ) |
| 三五献词·····              | 马可遗作 ( 371 )     |
| “                      |                  |
| “北仓女中”的光荣传统正在发扬光大····· | 刘振国 ( 377 )      |
| ”                      |                  |
| 种子的理想——读《春华秋实》·····    | 童庆炳 ( 383 )      |
| 昔日芳华结硕果                |                  |
| ——作家曾克谈《春华秋实》·····     | 张金涛 ( 388 )      |
| 教育礼赞——读《春华秋实》·····     | 郭洪波 ( 391 )      |
| 中原大地的一颗明珠              |                  |
| ——《春华秋实》读后感·····       | 郭亚青 ( 395 )      |
| 一泓清冽甘甜的泉——读《春华秋实》····· | 孟宪明 ( 398 )      |
| 历史的凭证·····             | 陈洪远 ( 401 )      |
| 编后·····                | ( 404 )          |

# 梅 溪 轶 事

——忆张中孚先生

张松涛遗稿

先伯父张嘉谋，字中孚，号梅溪，是祖父庆之公的长子，我父亲嘉言是祖父的三子。伯父之以“梅溪”为号，可能是由于民国年间汴垣老一代文人成立衡门诗社，伯父吟咏诗篇尝以“梅溪钓徒”为笔名，感觉字多不便，就用“梅溪”二字了。梅溪发源于南阳城北二十里紫山，经我家白庄东边南流，入注洧水，沙河清澈，终年潺潺，现在是市中心唯一的河流。

远在民国八年，我堂兄清涟赴美国留学以后，伯父一再给我父亲写信，要我去北京跟随在他身边，由他教养。父亲不好违背长兄的意愿，就在我八岁那年的中秋节后，把我送往北京，交给了伯父伯母。到北京不久，伯父送我进了鲍家街京师公立第十小学上学。这时伯父是国会众议院议员，每周需有一定时间到国会开会，还忙于征辑河南省文献资料，有时还要回河南或到外地去。他酷爱史学，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致，稍有余暇，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而伯父体质素健，精力充沛，兢兢业业，非常忙碌。

## 一、我的回忆和他们的回忆

民国初年，伯父在北京的寓所是宣武门内太平湖草厂一号，我每天去学校上学离家还不算远。在我去北京的第二年秋天，家里

来了一位客人，就是董作宾（彦堂）先生，他是从家乡来的。董先生常教我读书唱歌，态度和蔼可亲。我称他董先生，他称伯父伯母为张大伯张大娘。在家乡我们是比邻。这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董先生常于清晨往东城沙滩北京大学听课，学习国语发音。冬天到了，伯父让伯母为彦堂赶制棉衣。伯父喜欢他聪明勤奋，刻苦读书，便为他介绍工作，他便这样在北京住了下来。冯沅君说过：“中孚先生遇到后进学行卓异者，翼护诱掖如家人焉。”伯父对彦堂正是如此。其实当时不少青年也都同样受过伯父的诱导，助之上进的。以后董先生作过开封私立北仓女中和南阳河南省立五中的教员，伯父又赞助他参加了安阳殷墟发掘，进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甲骨文专家。民国三十五年，董彦堂回开封准备应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住在河南大学，当时我也在开封教书，南阳同乡在梁苑女中举行茶会欢送他，他在讲话中还一直回忆纪念中孚先生对他的奖掖培养。他说，“亲友们都知道，我不是北大学生，要说学历，我只跟中孚先生在河南育才馆上过学。我写了《殷历谱》一书，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五百年，要说成绩也只这这一点。以往我每次发表论文总是首先寄给中孚先生，请他老指教，现在已不可能了。”彦堂谈起来颇多今昔之慨。

徐旭生（炳昶）先生在法国留学七年，于民国八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后又作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记得他到北大以后时常偕夫人来家看望伯父。有一次炳昶先生和别人谈话，说他弱冠到北京求学，所入的学校不能求得满意的知识，决定要回家禀告父母准备求学于日本。事前特别请教中孚先生，先生竭力劝阻，讲东邻之科学来自欧美，欲求深造，应考译学馆学习西文，去欧美求知识。徐先生听了伯父的诱导，入译学馆学习西文，毕

业后去法国巴黎留学。徐先生还说，虽是日后本人所学的还未能达到中孚先生的期望，可是先生对我的热忱关怀使我终身服膺弗敢忘。这正说明他们忘年交好关系密切之所在。

唐河冯树侯与伯父友善，树侯逝世时长子冯友兰（芝生）十四岁，次子景兰（淮西）十一岁，女淑兰（沅君）九岁。光绪三十四年伯父听说友兰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尝在亲友间称赞说：“树侯的儿女好，树侯可为不死矣。”民国四年冯友兰到北京上学，晋谒伯父，伯父奖掖备至，作他的保证人，填了保证书，亲送他入北京大学上学。民国八年冯先生与我的长兄张清连（文涛）同船去美国留学。民国十二年冯先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张文涛学冶金毕业于柯罗拉度矿学院，二人又同船回国，伯父偕伯母专程赴上海迎接他两人。芝生先生本来就口吃，说话结巴，可是这次见面时口吃完全好了。伯父笑着说：“芝生不仅学成，而且很能讲话了。”我想这可能是冯先生在美国不说汉语，复音字与单音字不同，改变了他的口吃。

1926年，冯芝生先生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维持校务。河南教育界人士想请他回来担任河南大学校长，这年秋天公推伯父为代表，携聘书到北京敦请冯先生回豫。伯父到清华大学见到冯先生的母亲时说：“芝生能读书，又能办事，能读书为以前所料及，其能办事，以前没有料到。”1933年，冯芝生将去英国伦敦为中英交换教授，他到开封晋谒伯父，伯父很高兴地说：“冯芝生不独为中国之冯芝生，而且是世界冯芝生。”这些事情，冯先生曾撰文记述。

## 二、辟荆榛，开风气，兴办女子教育

伯父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岁考中河南乡试丁酉科举人。

后，开始了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在白庄创办端阊女学，这是南阳最早的女子学校。所收学生是本村和邻近的青年妇女，学习到年终，学生可以看懂各家门上贴的对联，而那时农村的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文盲。在封建势力很强的情况下，人们听到妇女识字，认为这是个奇迹。第二年，学校迁到我家城宅后院，教师有南阳籍之陈学昭女士，监学为我伯母周学象。端阊女学以后演变为南阳女子小学。

现在南召县一中的单哲生老师，就是南阳女小初期的学生，今年八十六岁。她曾回忆说：“我是南阳女小的学生，女小原来叫端阊女学，是中孚先生办的，他那时就教导过我。他不是教师，可是常去学校给我们讲要很好读书学习，将来作国家有用之人。那时是把他家的城内住宅作为校舍，这样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少有的，中孚老伯思想进步，在前清时代很早他就提倡女子放足，上学，男女平等。我从南阳女子小学毕业后，中孚先生已到北京工作，他虽身在都城，思想上却还关心着南阳和其他县的女生到北京投考。我们去了十几个人，都住在他家里，食宿都由他老人家负担，这也是别人办不到的。我考上北京女子师范以后，因无钱交保证金而不能入学，过期就要取消入学资格，还是中孚老伯给我交了二十元保证金，我才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伯父一生创办学校都是平地而起，事实上也不可能什么都准备好再办，他办学是说办就办，不怕困难，不怕奔走，不怕找人协助，这种精神是教育界人士所共知。学校办成，交给别人负责，他心安理得，泰然自慰。

清末民初河南教育界常称“南张北李”，张就是南阳张中孚，李就是汲县李敏修，光绪三十三年，伯父与修敏先生在开封创办

中州女学堂，这是对封建社会的挑战。中州女学开办时，临时租用开封旗杆街民房为校舍。到宣统二年，伯父联合许子猷、阎春台，张润苍，将中州女学迁至老府门信陵君书院遗址，正式成为河南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抗日战争时期迁到内乡夏馆上课。当学校听到张中孚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举行全校追悼大会。我妹妹张清永当时正在该校读书，代表家属致词答谢。伯父最初兴办女子学校不惜辛苦，不顾非议，并于光绪三十四年从家乡带未婚儿媳刘立先到开封中州女学上学，为女子入学树立榜样，对于当时亲友间的闲言碎语，他毫不理睬。

### 三、为时短暂的南都小学

伯父在创办学校的先一阶段，担任宛南中学总教习及重修南阳县志的工作，这期间，他首先是在南阳西关创办劝忠学堂、敬业小学，以后在东关医圣祠创办中医学校。1923年，在城内冀学前院创建南阳第一图书馆，捐献了家藏全部书籍。现在的南阳市图书馆就是在它与中孚图书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又创办了劝工厂，蚕桑局。

南都小学存在虽然短暂，却是比较著名。有人说这是伯父把曹锟贿选威逼利诱送来的钱用到光明之处，办了“南都”和“北仓”。南都小学在南阳北关，是1924年建立的，我曾在此上高小。1926年樊钟秀打南阳，建国军的马拉“车子炮”支在南都小学门口，第一炮就把北城门楼打塌了。在战乱中南都小学的师生散了，图书仪器校具都毁于兵燹。南都小学的校牌是康有为游经河南时写的，不少人从学校门前经过，驻足观看，品评赞赏。1926年战争时，校牌也被掠而不存了。为了纪念南都小学，我还把康有为用宣纸所写的校牌原稿保存了多年。伯父在外地未回，

校长李益更无力恢复，这所著名一时的“南都”就此停办。

南都小学校风良好，教学认真，社会满意。当时曾有“想读书，上南都，想吃馍，上县学”的顺口溜。然而军阀混战，你争我夺，南阳城内巷战频仍，不少居民逃往乡下避难，使它不能继续下去。

#### 四、送“仓神”，拒赵倜

伯父创办北仓女中初期，还有两件事我觉得是值得回忆的，一是送“仓神”，二是拒赵倜。民国十年，伯父在开封创办私立第一女子中学，这是当时河南省仅有的女子中学，校址是租用乐观街的一所民房。他奔走募捐，质典从事。教师都是自兼数职，服务热心，艰苦异常。后来省政府补助一个班经费。学校分春秋两次招生。春季为官办，秋季为私立。1925年开始，春季班改为河南省立女子中学，私立部分的秋季班迁到北仓，就是后来的北仓女中。开封原有国家仓库名“丰豫仓”，又分“南仓”和“北仓”，是以位置相对而言。民国以后“北仓”很少存放粮粟，闲了起来。院落宽敞，四周房屋高大，房顶开有天窗，院子正中有一间北屋是仓神的庙宇。校门前原是一个大空场，以后打了围墙把它圈在校内。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张中孚在北仓办学，他的老妻也在协助管理学生。学校初往北仓迁移时，我常跟着伯母从家里往北仓跑。

北仓作为校舍后，里面的仓神泥胎怎么办？有的说把它拉倒垫院子里的地，李一山主张不管它，糊个纸隔扇把它隔起来，里边是神，外边办公。伯父想了想，对一山说：“把它送走。”一山说：“送哪里？”伯父说：“送南仓。北仓咱们占用，南仓闲着，送去让仓神合户吧！”送仓神走的那天，早晨先去雇了两辆手推车，李一山、王振霄亲自动手，用绳子在前边拉，车夫在

后边推。南仓在小南门外，运到北土街的时候，车夫说：“车推不动了，仓神爷显灵了，不愿走，得烧香。”这时伯父带着我从北边走来，往乐观街女中去。一看，仓神在路边手推车上躺着，忙问一山是怎么回事，一山说了刚才的情况，伯父一听，笑了，对一山说：“你们带车夫买饭吃，喝两杯酒，吃饱了再推，仓神就不显灵了。”说罢，带着我又走了。本来这一天为了送仓神大家都很紧张，可能车夫从早上赶来一直还没有吃饭，车自然推不动。吃饱了饭，又休息了一个多钟头，推起车子顺利地把“仓神”送到南仓。

1922年，直系军阀赵倜正作河南省督军，他联合奉系反对冯玉祥，结果被冯打败，冯代替了他的督军。这时伯父办北仓女中经费无着，特请冯先生为“募捐校董”，冯慷慨同意。1923年，冯把赵的汝南“逆田”一百多顷收为公有，作为河南教育补助费，其中拨给北仓女中五十顷为校产。

1926年9月，吴佩孚在武汉兵败，逃回郑州。河南正是直系军阀寇英杰、勒云鹗等盘踞时期，吴佩孚趁此形势，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军，勒云鹗为省长。这时住在北京的赵倜看到时机来临，力逼河南归还他的汝南“逆田”，请吴佩孚打电报给寇英杰办理此事。当时河南教育厅遵照寇英杰的指示，召集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办法。据有人事先了解，与赵倜有私交的近人说，赵寇军可以捐地，但为了争气，必须还以后他自己再捐。而这次的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些地已经成为校产，退还实有困难。于是拟电吴佩孚维持原状不变，并请赵倜慨然认捐，不能退还。伯父为了保持北仓校产，又致函王持沙，说明女中现有三百多人，正在发展提高，成绩在全省各校水平线之上，如果失去这项校产的补助，学校将无法维持，学生必然失学，确属一件可悯之事。因此请王与吴帅一

言，或设法转商赵倜，已归女中校产不能变动。王持沙是焦作中原煤矿公司的经理，在焦作、天津两地经营煤炭事业，也是河南省对抗英国人福公司经济侵略的财团领袖，胡石青、李敏修都是该公司的董事。王持沙有操纵河南金融的力量，能言善辩，有与吴佩孚、赵倜谏说的能力。他见信后，也确为北仓女中斡旋，起了制止赵倜企图的作用。而且王持沙、胡石青还为北仓女中在焦作煤矿公司方面也募到了捐助。胡石青曾游历不少国家，写过《三十八国游记》，作过河南大学讲座、河南省通志馆总纂，抗战期间在四川去世。

赵倜索地的企图没有得逞，对我伯父怀恨在心。1926年秋天，伯父在北京，一天晚饭后，赵倜用汽车把伯父接到赵家，当面索地，并扬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还要回河南，我怨办你张中孚还不是太难。”伯父一听这话，觉得赵倜太无道理，于是义正词严地说：“你的话是从何而来？”赵倜说：“我向你我要我汝南的地！”伯父说：“河南省拨给北仓女中的学田是为了兴办河南女子教育事业，我办北仓女中也是为河南培养女子人才，学田是学校的，不是我张中孚的，张家私人绝不会吃地里的一粒粮食，我也不能还你一亩、一分地。反正我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儿子。我不怕什么。”赵倜看我伯父神色沉毅，言词爽直坚定，深知他无畏强暴，不得不缓和了谈话的态度，对卫士说：“中孚先生喜欢看书，取来书请他看，好好招待。”便走开了。这时伯父向卫士说：“把你们的枪收起来，不必这样，我跑不了。”卫士拿来不少书，伯父看了一下说：“这书我都看过，拿去再换。”连换了三次。搬来了不少书。第二天，赵倜来见伯父说：“我昨天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了，对不起中孚先生，请你别在意。你喜欢书，请你参观一下我的藏书。”于是伯父随他参观了赵家藏书楼的书。

赵倜说：“我这里的书你需要看什么，可以带回去看。”伯父挑了几种，打了借条，赵倜又用车把伯父送了回去。据说赵家先辈藏书很多，并非赵倜本人购置。

## 五、买书、读书、藏书

伯父一生没有其他嗜好，所喜爱的就是读书，买书，藏书，热心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初年，他喜看严几道、林琴南的译著。我记得早期家里订的是《晨报》，有时三、四份报纸长期不间断。伯父每天天不亮即起床，点起灯朗读诗文，几十年如一日，甚至在征辑地方文献暂住亲友家中时同样是早起读书。伯父身体好，精力充沛，走路快，看书的速度也快，有人说他目下十行。为了征辑文献，考证历史疆域，他常到庙宇古迹访看碑碣，往往是一遍看过回来默录，一篇碑文多不过三两字之误。伯父爽直慷慨，对人宽厚恳挚，谦恭和蔼。伯父所读汲古阁本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从首至尾用朱笔眉批，细于蝇头，点读密于雨屑。对此两书所用功力，世所稀闻，尤为他的友人熊伯乾所称道和敬佩。可惜两书于抗战中佚亡。

伯父所藏书籍并不完全视为己有。他热心筹建图书馆，喜欢把自己的书借给人家看，有时还亲自送书上门。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位表兄，是个披武装带的，他也许是听别人说《佩文韵府》是部好书，里面学问大，有一天来向伯父借。我在一旁说：“你借这书干啥。这是类书，你不懂韵，查不好也看不懂。”他听了颇难为情。伯父对我说：“你上架子拿下来，给你表兄。”我虽思想不通，也只好把书拿下来。这部书是用专制木箱装置着的，箱盖上刻有书名，字是绿漆涂过的。表兄走后，伯父说：“书不看，放在那里无用；他看看就是不懂，也比书本睡大觉强，总算在起作用。读者去图书馆借书，怎能说看懂了再借，看不懂不借呢？”